

## 梦里那棵桫欓

■白丽虹

老家叫的桫欓,就是今天人们说的芭乐。小时候家门口就有一棵,红心的,不仅是当时最主要的水果之一,更是孩子们的乐园。

大埕的外围用一块块溪石垒成,那棵桫欓的籽估计是哪只鸟儿从别处衔来的,一不小心就落石缝间。长出的根紧紧地抓住石块,枝干斜斜地努力往大埕外面生长,主干呈V字形分出两杈,整个树冠把下面的小园子都笼罩住了。可能是我们这些小孩调皮,经常爬上去玩,它的躯干被磨得有些光滑。

它的叶子不仅四季常青,还散发着淡淡的香味。每到杀年猪时,要清洗大肠和猪肚了,妈妈就会喊一声:“囡仔,去摘一把桫欓叶来。”听了妈妈的嘱咐,小孩子就会屁颠屁颠地跑去摘一把递给妈妈。妈妈把叶子放在大肠和猪肚上一起使劲揉搓,经过这些叶子的加持,它们的腥臭味一扫而空,取而代之的是桫欓叶子的清香。

二月底,它就开始开花了,空气中弥漫浓浓的芳香。经过的路人都禁不住停下脚步,深深地吸一口气,好像要把整树的芬芳带回家。

花期过后,一个个墨绿色的果子开始在树顶上招展,小灯笼似的,阳光雨露滋养着,颜色渐渐变浅。到了变成浅黄色时,表皮有点柔软,这时摘一个下来,放在手掌里,然后十指相扣,手心用力一夹,成熟的桫欓从中间裂开,轻轻一掰,里面露出了粉红色的心来。那是种诱人动心的粉,让你忍不住赶紧放入口中尝一下它是什么滋味。那特有的香气从口腔渗透到胸腔,一辈子都难以忘记。

这棵桫欓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,也是我们玩乐的乐园。一群小伙伴经常在树下玩跳格子、老鹰抓小鸡的游戏。有时爬到树上,学着那调皮的猴子,从这根树枝“嗖”的一声荡到那根枝条,那时的心真大,也不怕一不小心掉下来。这种乐趣是现在的小孩无法体验到的。

小时候的二哥很皮。有一次,妈妈让二哥在家晒谷子,恰好天下起了西北雨,二哥玩得过头忘了自己的任务,看到被大雨淋湿的稻谷,妈妈火气一上来,抓起了墙角的竹枝追打二哥,二哥跑得比风还快,一下子就蹿到了桫欓的上面。妈妈打又打不着,只能在树下干瞪眼,桫欓树成了二哥免受棍棒之苦的避难所。

这棵桫欓,枝丫就如一把躺椅。炎热的夏天,我更喜欢躲在它的浓荫里看书。我经常在上面半躺着,翻翻小人书,背背课文,读读小说,一个个传奇故事、神话小说、历史人物就这样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,让我在酷暑中感觉到精神世界的清凉。

这棵桫欓,有着我童年最重要的印记。离开家乡后,它成了我心头最大的牵挂,打电话给妈妈的时候,每次都会问及它的状况,直到后来妈妈告诉我,故乡的桫欓不知怎的一下子都枯萎了,我家的也不例外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的心失落了好久,那个童年的乐园,以后只能在梦中出现,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,它出现的频率越高,这应该就是所谓的乡愁吧?

回不去的故乡,正以一棵植物的方式牵系着一个游子的心。这种牵系永远也割舍不了,无论你离开故乡有多远,离开故乡有多久。

(编者注:桫欓,音ráo bó。)

## 阳台的迎客松

■陈振峰

朋友送了我几个花盆,一直放在阳台,空荡荡的,与旁边几个花盆的苍翠繁茂相比显得格格不入。于是,我想着,应该给花盆种些绿植。

种啥呢?对于我这样一个有选择恐惧症,又不谙种花之道的人而言,这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。最后,选了三株迎客松,我想总有一株能活下来。

迎客松是盆景的一种,有各种造型,什么七叶宝塔、五叶凌云,一叶的也有,取名一帆风顺,造型越奇特,价格越昂贵。迎客松的这些造型都是用钢丝绑扎来塑造姿态,也叫蟠扎。所以当我用剪刀切用胶纸和纸盒包裹的迎客松,看着它们被钢丝紧紧地绑扎着,我心生一阵莫名的压抑与不忍。那些深嵌枝干的钢丝像一道道勒痕,把本该舒展的枝条箍得僵直,连松针都透着几分蔫蔫的委屈。

我小心翼翼地扯开绑扎着的铁丝,好一会儿,才松了“五叶凌云”的底下两层。蹲久了,腰酸,腿也直颤抖,越发没有耐心,顿时泄

了气。于是扔下钳子,顺势往椅子上一坐,看着松了两层的“五叶凌云”和依然被“五花大绑”的“一帆风顺”“七叶宝塔”,越觉得这麻烦事儿啥时候是个尽头,一时半会儿也不能松开,索性就慢慢松,想必这些迎客松被绑扎了多日,也不差多这一两天。这样一想,就把那株“松绑”了两层的“五叶凌云”和另两株被铁丝“捆绑”的“一帆风顺”“七叶宝塔”,栽植到空荡荡的花盆里。

就这样过了些日子,或是工作上的杂事,或是生活中的琐事,渐渐地,我把为迎客松“松绑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再次想起阳台上那些被铁丝“捆绑”的迎客松,已是多日后的一个清晨。那夜,寒风呼啸,大雨倾盆,雨点猛烈地敲打着铁丝网,阳台上“叮叮咚咚”地响个不停,而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阳台上那些花儿们。

次日清晨,我急匆匆地打开玻璃门,一看,眼前的一幕让我心头一紧。阳光洒在阳台上,洒在文竹零乱的叶片上,洒在垂挂在茶树枝上的花苞上,也洒在角落被铁丝“捆绑”的迎客松上。我慌忙走上前,那两株未“松绑”的“一帆风顺”“七叶

宝塔”的松针已经枯黄,而“五叶凌云”只有“松绑”的那两层的松针,被雨水洗得愈发苍翠鲜亮。

看着枯黄的松针,我又心疼又惭愧。我想起我对元元的教育,我们更多是强迫孩子成为我们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,读书好,成绩优异,考上一级达标高中,读一所重点大学,仿佛如此,人生便会是一片坦途。就像是“蟠扎”法,我们用钢丝固定迎客松枝干,雕出我们想要的造型,却不在乎钢丝钳入树皮的疼痛,不在乎营养不能输送到枝叶的艰难。比起“蟠扎”法,迎客松的造型培育,我更欣赏“牵引”法,比起刚性的压制,我更欣赏柔性的引导。根据个体独特的个性,守护他们天性里的纯粹与锋芒,用柔性的引导平衡成长的方向,让每一份独特都能自在绽放。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——允许他们按自己的想法探索世界,支持他们追逐心中的热爱。

我蹲下身,小心翼翼地剪断每一根束缚的铁丝,看着松枝慢慢舒展,心里的愧疚也渐渐化作一份郑重的警醒,往后再也不敢轻慢每一份生命的托付。



■苏林

祖杭楼前的木棉花开了,迎着初春里夹杂着些许凉意的莹莹春光。红红火火的花蕊挂在枝头,开得十分灿烂,引逗着春神光临绝美的华园。

来到泉州的这几年,我见到了南国异彩纷呈的人间草木,那些花草们总会用自己独有的品质来惹人注目:三角梅的艳丽、老榕树的深沉、桂花的馥郁……

木棉和它们不一样。

初见木棉,是在刚上大学时九月的开学季。站在侨总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眺望,一眼便看到一株粗壮高大的树干,和两边的树木明显不同。出于好奇,我打开手机查询。哦,原来它叫木棉,多么柔美的名字。文静、自然,仿佛来自异域的睡美人,裹着一袭棕褐色的睡袍。相较于路旁遮天蔽日的樟树,木棉的枝叶并不茂密,高低错落的枝条组成了宝塔状的树冠,给愿意欣赏她的人留下充足的空间。透过枝叶,能够看到天空的那一抹湛蓝在微风的吹拂下,时而宽

广,时而促狭。

此后,每次从她身旁经过,又或是当思绪跳脱课堂之外时,朝着窗外不经意的一瞥,脑海里都会自动勾勒出那朵我从未见过的木棉花。那种深潜于内心的躁动与期待,让我在迈向高高的台阶时多了几分轻快感。

春雨过后的校园里,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。木棉也赶着好天气悄悄地绽放了积蓄一年的花瓣。一朵朵小孩子手掌般大小的火红骨朵,错落有致地挂在枝条上,好似过节时悬在家家户户门前的小灯笼。碧绿的叶片烘托起五片花瓣,火焰一样的形状似乎象征着生命中蕴含的蓬勃朝气。花瓣中包裹着的,是一根根金丝状的花蕊,细密整齐地排列着,婴儿般安稳地睡在花儿的摇篮里。

我曾想,木棉花一定是芳香扑鼻,甜得发腻,却不料完全误会了她的好意。在这到处都弥漫着不知名的花香的

校园里,木棉花无味的淡雅反而免落俗套,成为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。

“是木棉啊!”

“好漂亮的水棉花呀!”

下课后,许多人被木棉花的美丽所吸引,走到树冠下驻足观赏。等到人群散去,我总爱轻轻地倚靠在树干上,用手指抚摸那些粗糙的皮肤,闭上眼睛,试着聆听她的呼吸。午后的阳光温柔地拨开花枝,留下映在路面上的斑驳碎影。木棉的影子覆盖住了我的影子。那一刻,我好像化作了木棉,木棉融成了我,一起陶醉在落日的余晖中,静候天边晚霞的降临。

一阵清风吹过,一朵朵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,像意外掉落在青石板上的一颗颗绯红宝石。木棉的花期不长,泰戈尔在《飞鸟集》中写道,生如夏花之绚烂。虽然短暂,但活得精彩。木棉就是这样,一朝花开,四季留春。一年的沉默与静美只愿化作一树的火焰,在光阴流转中热烈绽放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